




STARCRRAFT  
HEART OF THE SWARM



一等兵尚恩的  
教育訓練

作者：Robert Brooks

「這裡的男女青年全都是志願者，」阿克圖洛斯·蒙斯克大帝說，「經過幾個月的犧牲奉獻與辛苦訓練後，他們為自己在崇高的自治聯盟陸戰隊中爭取到一席之地。他們已成為人類的先鋒。他們選擇挺身對抗一個無情的宇宙。」

擠滿人的禮堂裡迴響著表示贊同的低語聲。日光從東面牆上那扇頂著天花板的窗戶照入，像聚光燈般打在自治聯盟領導人，與列隊肅立在他前方那五排衣著整潔的新兵身上。

其中一名新兵在與自己的內心交戰，但他正節節敗退。十九歲的喬夫·尚恩，很快就會是一等兵的喬夫·尚恩，拼命抑制想要咧嘴大笑的念頭，導致他的腦袋就像快要爆炸一般，但他的嘴角仍不由自主地上揚。

*大帝正在為我的就職儀式演講。那位活生生的克哈英雄。這好像是在做夢一樣，他想要用力捏自己一下，但他不敢破壞閱兵儀式的肅靜，那會讓他當不成自治聯盟陸戰隊。*

「我們仍然面對著恐怖的威脅。那兩個嗜血、野蠻的外星種族正以猜忌的眼光盯著我們，」蒙斯克說。「人類中的不法之徒、惡棍與反對者接二連三地罔顧人類利益，反叛自治聯盟。」

蒙斯克大帝俯視著一列列的新兵。「但就在今天，我們向新兵們致敬，我們慶祝他們的勝利。訓練已經結束了。現在，我們將送他們踏上征途、擊敗敵人。」

大帝的雙眼停在尚恩身上。尚恩想都沒想，抬頭和蒙斯克對視，臉上露出傻呼呼的笑容……當他想起自己應該把注意力維持在正前方時，已經來不及了。

尚恩的雙眼迅速看回前方。蒙斯克輕聲笑了。

「我看得出來這些年輕的英雄已經做好準備，願意面對宇宙給予他們的任何挑戰，」他說，「雖然有人可能還需要再多一些的磨練。」

眾人發出了笑聲。尚恩緊盯著高掛在禮堂上、位於蒙斯克演講臺後方的鋼製自治聯盟紋章；他仔細地端詳它，臉上泛紅。縱然心中懊惱，他仍又露出了一抹微笑。他有一種此事永遠不會被遺忘的感覺。

尚恩等待大帝繼續演講。眾人安靜了下來。

一段時間過去，禮堂內又更加安靜了。但蒙斯克大帝仍不發一語。

尚恩緊張的微笑已經消失。發生了什麼事情嗎？他根本不敢看。他的雙手在身後緊握成拳。仍是一片沈寂，完全的無聲使人像失去了聽覺一般。

尚恩的汗毛直豎。禮堂內不只是安靜，還顯得空洞。完全的空洞。

沒有窸窣聲，沒有掩嘴的咳嗽聲，沒有小孩的吵鬧聲，沒有呼吸聲。連一點聲音也沒有，好像坐在他身後幾公尺的幾百人都不存在一樣。

他的耳中血液鼓盪，額頭上冒出了一粒粒的汗珠。一陣頭痛襲來，他的腸胃因為不安而攪動。他緊盯著紋章，不知何故就是不敢朝演講臺看去。

他想像蒙斯克大帝、所有觀禮者還有其他的新兵都在盯著他，等待他犯下另一個讓他當不成自治聯盟陸戰隊的過錯。

*只快快地瞄一眼，他告訴自己。過了一會兒，尚恩還是辦不到。只動眼睛，一下下就好。大帝剛才只是覺得很有趣，他不會在意的。*

尚恩還是不敢動。他想要演講繼續下去。他想要眾人大笑。不管什麼都好，只要能讓他的頭痛與腦中那種令人不快的壓力消失。

終於他快速地看了一眼。尚恩無法相信他所看到的。他轉頭直視著演講臺。

蒙斯克已經走了。

所有的新兵也走了。尚恩轉身四處看，徬徨無措。

觀禮群眾也走了。尚恩獨自站在空曠的禮堂內。

疑惑讓他動彈不得。這是不可能的，一個人也許能悄悄地溜走，但幾百人？所有人？在一瞬間？

不，不是所有人。有一個人坐在禮堂內的最後一排椅子上，在窗戶外的陽光投射不到的地方。他的身形巨大魁梧，大到禮堂的椅子會讓他坐得很不舒服。

尚恩認出了那身形。是一名陸戰隊，一名全副戰鬥裝甲的自治聯盟陸戰隊。

「喂！」尚恩被自己聲音中的恐慌嚇了一跳。「喂！」

沒有反應。那個穿著戰鬥服的陸戰隊似乎正盯著地板。

「喂，聽到沒！」尚恩大喊。一點回應也沒有。突然一股怒氣沖上了尚恩的腦袋。是他做的，尚恩無理性地這樣確信。那個陸戰隊。不管眾人發生了什麼事，都是那個陸戰隊的錯。一定是。尚恩從來沒有這麼確定過。

這應該是尚恩的大日子。他從基礎訓練中畢業的日子，他開始為自治聯盟光榮服役的日子。憤怒在尚恩腦裡化成煉火般的風暴。只要能搞清楚，就算用牙齒把那名陸戰隊員的裝甲給硬生生撕咬下來也在所不惜。

尚恩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大叫，「你做了什麼好事？」

沒有回應。他受不了了。

竄過被夾在一排排空椅子間的中央走道，尚恩用全速衝了過去，他的雙眼緊盯在那孤單的陸戰隊身上。那個陸戰隊。

尚恩只花了幾秒就跑到他身前，嚎叫著伸出雙臂揮舞，朝穿著護甲的那人衝過去，咬牙切齒。

那個陸戰隊沒有移動，甚至沒有顫抖，直到尚恩對他撲了過去。

就在那個時候，他抬頭往上看。

回瞪著十九歲的喬夫·尚恩的人，竟是表情疲憊、臉上歷經戰爭洗禮的喬夫·尚恩。一個年紀較大，雙眼無神，幾乎不成人形的喬夫·尚恩。

尚恩跳躍的力道讓他直直地朝那陸戰隊撲過去，朝他自己撲過去。他往外伸出的手指掠過那陸戰隊的金屬護甲。那護甲非常、非常的冰冷。

尚恩眨了眨眼。

「這裡的男女青年全都是志願者，」阿克圖洛斯·蒙斯克大帝說，「經過幾個月的犧牲奉獻與辛苦訓練後，他們為自己在崇高的自治聯盟陸戰隊中爭取到一席之地。他們已成為人類的先鋒。他們選擇挺身對抗一個無情的宇宙。」

表示贊同的低語聲迴響在擠滿人的禮堂內。日光從東面牆上那扇頂著天花板的窗戶照入，像聚光燈一般打在身處高臺上的自治聯盟領導人的全息投影上。

在明亮的日光中，那等身大的全息影像似乎在閃爍發光。即使是個透明的影像，蒙斯克大帝仍散發著領袖魅力，雄踞在演講臺上。在其面前，有長長五排新兵列隊肅立著。

十九歲的喬夫·尚恩，很快就會是一等兵的喬夫·尚恩，恐懼而僵直地站著。

*剛剛發生了什麼事？*

謀殺。尚恩嘗試要殺害某人。*你試著要殺了你自己*，他的思緒低聲這麼說。不，那只是個夢，那不可能是真的。

他曾經想像過。他曾經夢過阿克圖洛斯·蒙斯克大帝親自參加了他基礎訓練的結業式；就只是那樣。*夢裡總是會發生不合理的事情*。尚恩覺得自己該慶幸他的褲子沒有和夢境中的其他人一起消失。

你常常像這樣在幾百人眼前，站著直挺挺地打瞌睡嗎？他的思緒還嘴說。尚恩感到煩躁不安。

「我們仍然面對著恐怖的威脅。那兩個嗜血、野蠻的外星種族正以猜忌的眼光盯著我們，」蒙斯克說。尚恩猜想這篇演說是事先錄製好的。自治聯盟的領導人怎可能會特意排開他一整天的行程，來參加一場基礎訓練的結業儀式呢？

尚恩的頭又開始痛了。壓力在腦中不斷囤積，就好像他的思緒正屏住呼吸，並開始感覺到渴求空氣的刺痛感一般。這已經比任何他經歷過的頭痛都還要強烈，而且沒有任何和緩的跡象。

尚恩奮力吞下口水，並嘗試要專注在蒙斯克的演講上。過了一陣子他發覺大帝又再一次陷入了沉默。

不。這不可能。尚恩冒險地瞄了演講臺一眼。全息影像消失了。

不，別又來了，尚恩心想。他們又再次全部消失了；我就知道……

他驚慌地想要快點逃離這裡。將近一千名自治聯盟國民轉過頭盯著他。

他僵直在原地，頭部劇痛。他的雙眼左右游移不定。其他的新兵們也正在盯著他嗎？

不，他們並沒有。他們消失了。在這擁擠的禮堂中，每個人眼睛都注視著他。他注意到群眾臉上的表情：憎惡、害怕、震驚、憤怒、好奇。他們好像看著一頭怪獸般地盯著他。

我到底做了什麼，要受到這種待遇？他的內心再次怒火中燒。「你們看什麼看？」尚恩平聲地問。他們不停地盯著。

他的心中充滿了可怕的黑暗衝動。死亡的幻像在眼前瘋狂閃爍。他的怒氣讓他感覺到清新、美好、自然、舒適，並且理所當然。

在視線邊緣，在禮堂後排有個輪廓吸引了尚恩的目光。是有個人站在那裡？不，那只不過是一個巨大魁梧的人，坐在一個小到無法支撐其身形的椅子上。

那是個穿著全副戰鬥裝甲的陸戰隊。

尚恩用雙腿全速飛奔過走道。他腦袋中的疼痛與怒氣沸騰，他在奔跑的同時，用話語打破了周圍沉默。

「——我要殺了你，我要把你燒得焦焦脆脆——」

在盛怒之下，他沒有注意到群眾的表情依然沒有改變。他們的眼睛盯著他。他們似乎對他的爆發無動於衷。

尚恩逼近那個穿著戰鬥裝甲、沒有任何動靜的男人。他想要直接撲上去，將對方的護甲扯爛然後殺了裡面那個人。

「讓我們幫忙。」那個陸戰隊輕柔地說道，但在尚恩粗啞的嘶吼中仍清楚地傳了出去。

尚恩在幾步之外急停了下來。他難以置信地瞪視著。那個陸戰隊是用尚恩的聲音在說話。

那個在護甲中的男人沒有移動。他持續地低頭看著地板。「讓我們幫忙，」他重複著。

尚恩不知道該如何回應。那句話對他來說一點意義也沒有。*幫什麼忙？*「你是誰？」

那個陸戰隊抬起頭來，透過戰鬥服透明的面甲凝視著尚恩。他沒有回答，也不需要回答。

尚恩看見了，回看他的是張佈滿戰爭疤痕的臉孔，那是他自己的臉孔。

尚恩突然理解了某種恐怖的真相。他知道答案，但有什麼東西讓他說不出來。那東西蒙蔽了他的心智。沉默的群眾持續地看著他。就只有他，所有的眼睛都停在尚恩的身上。他腦袋中的疼痛加劇。

「這是一場夢，」尚恩說。過去從某段舊影片聽來的隻字片語浮現在他的心頭。是個無趣的醫生在解說夢境。「你是我腦中不願提及的垃圾。你是我的潛意識，對吧？」

那個陸戰隊搖了搖頭。「我們不是你，」他說，「還不是。」

「我們？」尚恩的語調平靜，情緒卻不平靜。「誰是『我們』？」

那個陸戰隊舉起了一隻手並指向東牆上的窗戶。尚恩朝那兒看了一眼，但除了日光以外什麼也沒看到。他仔細地看了陸戰隊一眼然後朝窗戶走去。群眾們的目光跟隨著他。

尚恩在離東牆還有幾步的地方停了下來。「你要我看什麼？」

「我們。」

「那是什麼意思啊？」

對方沒有回答。尚恩強行抑制住再度衝上心頭的怒火，然後從窗戶看了出去。

外面簡直像是被攪和的一團糟，其亂無比。印象中，映入他眼中的地形應該是一片平地，也許是一片長了點樹叢的草地。但他只看到一大片扭曲的混亂景象，一整片狂野的有機體、以及活生生的山丘和山谷。

尚恩全身癱軟，搖搖晃晃地站著，純粹靠著意志才沒有倒下。

有四條腿的小型生物到處跑竄，穿梭在滑溜溜的大型有機生命體之間；身高數米的龐大巨獸笨重地走來走去；還有隆起的肉塊像沒有骨骼的手臂般揮動著；而純粹由生命物質構成的高聳山峰，似乎每隔一陣子就誕生出更多數以百計的生物。

這樣的景象一直延伸到地平線之外。尚恩能感受到整個星球都是這種生物，而且還有更多這種生物在宇宙中航行，尋找新的家園。牠們的規模讓他吃驚，遠遠超越他的想像範圍，但他的意識感受到，這種生物還有數十億之多，全都在恐怖的協調下團結合作。

這是蟲族。是蟲族的一切。是蟲群本身。是牠們讓他看的。是牠們逼他看的。

誰是「我們」？尚恩曾如此問。這就是他得到的答案，「我們」是難以計數的軍團。



尚恩轉過身來，禮堂內除了穿著戰鬥服的陸戰隊又是空無一人。尚恩沒有多想群眾到哪去了。他感到平靜，完全地寧靜。他甚至露出了微笑。

「這一切都不是真的，」尚恩說。「這是一場夢。」

「不。」那陸戰隊再次搖了搖頭。「我們相信有一部分是真實的。」

「哪一部分？是群眾憑空消失的那一部分嗎？還是有個跟我長得一樣的陸戰隊在和我說話的那一部分？」尚恩的微笑轉變成輕率的咧嘴大笑。

「你認得出這個地方嗎？」陸戰隊的手勢比向面前空蕩的禮堂。

「這是我結業的地方，」尚恩說道。

「就是你結束訓練的地方，」那個生物說道。

「沒錯。」

「你確定嗎？」

突然間，尚恩無法確定。「沒錯，」他撒謊道。他將室內又掃視了一遍。他曾經來過這裡，這點他很確定；但在過去，那天的溫暖記憶總是和一種驕傲與榮耀感連結在一起，此刻卻有些不同，那記憶好像被腐化了，被扭曲了。

隨著另一段記憶的模糊陰影在腦中浮現，膽汁湧上了他的喉嚨。他能聞到一股煙味。

「這個人，蒙斯克，」那個陸戰隊嘶聲說。「他那天有和你說話嗎？」

「他……有，」尚恩說。他有嗎？他記得阿克圖洛斯·蒙斯克大帝曾親自接受他的從軍誓言，但那是不可能的，不是嗎？也許演說只是透過全像播放的即時廣播，也許是根本只是事先預錄的。尚恩想不起來。

「面對面說的？」

「喂，」尚恩生氣地說道。「你怎麼會出現在我的夢裡？說起來你為什麼會問我問題？」

他腦中的壓力隨著急遽的心跳振動。他感到無比的疼痛。

那個陸戰隊沈默了一會兒。「我們已經告訴過你這不是一場夢。」

真是夠了。尚恩使出他最大的力氣踹向一張空椅子，將它踢到空中。那椅子掉在幾排以外，撞倒了更多椅子並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。那聲音讓人深深地感到滿足。

踢那一腳傷到了他的腳掌，他的腳趾和他的頭一起抽痛。尚恩怎麼可能還在作夢？這麼具體的疼痛不是早該讓你醒過來了嗎？

尚恩用手指著那個陸戰隊。「讓我出去。」尚恩內心很清楚這個穿著護甲的人該為此負責。為了所有事負責。「如果這不是完全真實的，那就沒有任何東西是真實的。那就代表這是一場夢。讓我出去。」

「這不是一場夢，」另一個年紀較大的尚恩如此說。「這是一段記憶。」

沉默籠罩禮堂，持續很長很長一段時間。「記憶？」

「沒錯。」

「一段會改變的記憶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還叫什麼記憶？」

「那是你所記得的記憶。」

「這回答還真是好懂。」儘管他很生氣，尚恩卻感到反胃。他越來越相信，他眼前這個雙眼無神又古里古怪的喬夫·尚恩，正竭盡自己所知地說實話。

他的頭痛停不下來。他感覺自己的腦袋簡直就快從頭骨的隙縫炸裂開來。他舉起手指壓在太陽穴上，頭痛欲裂。

那個陸戰隊緩慢地站了起來。地板被他全身裝甲壓得嘎嘎作響。「你記得蒙斯克」——他再次嘶聲說出了這個名字——「有和你說話，是嗎？」

「他並不在場。至少不是本人，」尚恩咬牙切齒地說。他現在很確定了。

「但你記得是那樣。」那並不是在發問。尚恩沒有回答。那個陸戰隊站直俯看著尚恩。

「那真的有發生過嗎？」

「好啦，」尚恩大聲咆哮。他的雙手抓住頭部的兩側。他努力在頭痛中保持雙眼睜開。

「那不是真的。那又怎麼樣？」

「那個記憶是虛假的。還有什麼是虛假的？」

那不過是個簡單的小問題，但是卻成為壓垮尚恩的最後一根稻草，使他的痛苦爆發出來。

他感覺腦中有東西被撕裂開來，只裂了一點點而已。就好像有兩隻手在撕扯一張厚重的畫布，從布料最脆弱的地方開始出現微小的裂痕。他渾身發抖，而現實似乎和他一起顫抖。

尚恩能看見一些小黑點飄浮在禮堂各處，好似通往瘋狂深淵的小窗戶。它們在他的視野周圍舞動；當它們互相接觸時合為一體。有些小點變成了裂開的大洞。

他無處可逃。黑暗將吞沒他。*還有什麼是虛假的？*如果答案是一切，尚恩很清楚自己將會迷失於瘋狂之中。他絕望地專注於相反的問題：*什麼是真實的？*

這個禮堂是真實的，是穩固的，是個基石。尚恩緊緊依附著它。撕裂的感覺停止了。壓力並無絲毫減輕，但也不再增加了。大洞停留在原地顫動著。

「我們看過同樣的事發生在你的族類身上，」穿著護甲的尚恩說道，「經常看到。你們的恐懼是正確的。在經歷過……那個以後，是不可能回頭的。」他對著其中一個較大的黑暗

孔洞揮手。它就像隻在拉扯繩子的瘋狗一樣晃動。它想要成長，它想要吞食尚恩的心智，整個吞掉。

*不可能回頭*。尚恩相信了。那句話裡帶有一種無可置疑的感覺。他只能勉強地低聲說。

「我該如何阻止它？」

對方毫無遲疑地回答：「讓我們幫忙。」

尚恩想要大叫，*快點啊。幫幫我！*壓力又往上加了一級。黑暗期盼地抖動著。

「要怎麼做？」

「我們會破除所有謊言，但你必須接納我們。」

尚恩睜大了雙眼。我們。*牠們*。蟲族。

*蟲群*。

牠們早已接觸到他的心智。蟲族就在這裡，以尚恩自己的臉孔和他對話。有些環節接上了。他能感覺到站在他面前的陸戰隊與窗外的龐大蟲族間有種連結。他們是一體的，一模一樣的。

「狗雜種。」他的頭更痛了，但尚恩並不在乎。現實中的孔洞變大了。「從我的腦袋中滾出去。滾出去！」尚恩集中注意力，並不加思索地以一種連他自己都不明白的方式猛力反擊。穿著護甲的陸戰隊瞬間就消失了。那個身形的雙眼在尚恩的視覺裡留下一對紫色的燃燒殘影。他看著窗外，發現外面的蟲族也消失無蹤了。

但壓力仍然存在，而且隨著時間惡化。現在，尚恩真的是孤獨地站在禮堂內。

他跪了下來，手指在頭上猛抓。他的指甲在頭皮上抓出了許多傷痕，溫暖的鮮血從臉上流下。

*我就快要死了。*

一陣嚎哭般的寂靜刺傷了他的鼓膜。尚恩大聲尖叫，他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微弱且遙遠。有些現實的孔洞從地板延伸出來，超過了天花板，並隨著他每次心跳持續地融合，逐漸變成兩倍之大。那最終的黑暗幾乎就要掩沒他的視覺。

尚恩毫不懷疑他腦袋中的壓力能夠撕裂他的心智，不過他更害怕的是另一種下場。*我不會接納牠們的。絕不。*

他堅持住，用力睜著雙眼。再過一會兒，禮堂就會跟他殘餘的理智一起灰飛煙滅，那將是他所看見的最後光景。

他的思緒旋轉，絕望地尋找著一條出路。*這個禮堂是真實的。*他很清楚這點。關於他就職儀式的其他部分全都十分模糊而虛幻。他專注在禮堂上。就只有禮堂。那會是他理智的基石。

壓力爆發開來，變成了一條怒吼的大河，幾乎要將他帶入黑暗之中。尚恩捨棄了一切，只緊緊依附在他的基石上。瘋狂在他眼前裂開了血盆大口。

洪流在他的心智中開鑿出峽谷。尚恩堅持住了，讓混沌的衝擊力為他的心靈剝去某種外殼，顯露出一個自然、原始且光滑的表面。

尚恩對就職儀式的記憶斷裂成碎片，然後變成了霧氣，消散，最後一點也不剩。

蒙斯克大帝的演說消失了。新兵們也消失了。

壓力消失了。*謊言消失了。*

禮堂還在。

尚恩眨了眨眼。

「在此宣布自治聯盟嚴正的判決，」法官坐在法官席往下凝視並說道。「第一條罪狀，預謀殺人：有罪。第二條罪狀，導致被害人死亡的兇殘折磨行為：有罪。第三條罪狀，縱火導致被害人死亡：有罪。」

每宣告一項裁決，表示贊同的低語聲就在擠滿人的禮堂內越變越大。日光從東牆上頂著天花板的窗戶照入，像聚光燈一般打在剛才被判有罪的犯人，與他身旁那些抓著他，讓他在法官面前站直的法警們身上。

十九歲的喬夫·尚恩，很快就會是被判刑的囚犯喬夫·尚恩，根本就沒去注意法官繼續做了什麼裁決。綁架：有罪。褻瀆嚴重罪行的受害者：有罪。

當尚恩的辯護律師告訴他，他將因為超過二十條不同罪狀而被起訴時，他笑了出來。那麼多罪狀？就為了一個吸毒犯？「他們是有業績目標嗎？」他這麼問。

尚恩對站在左邊，抓住他手肘並一直對他肩膀施壓的法警皺眉。

致殘：有罪。利用麻醉劑攻擊導致被害人死亡：有罪。

「我要殺了你，」尚恩低聲對那法警說。「我要把你燒得焦焦脆脆的。你覺得怎樣？」

法警只是回看了他一眼，增強壓制尚恩肩膀的力道，並沒有害怕顫抖。尚恩感覺他熟悉的老脾氣又發作了起來。紅色的霧氣籠罩了他的視線。他想像著在被活活燒死時，這豬羅會如何大聲尖叫。

尚恩能感覺群眾的目光在他身上，瞪視著、評判著。就好像他們從來沒有做錯過任何事一樣。「你們看什麼看？！」尚恩大喊。站在他右邊的法警在他的頭部側面賞了一掌。尚恩對著他咆哮。

「被告必須保持肅靜，」法官說道。「第十六條罪狀，縱火企圖湮滅兇惡罪行的證據：有罪。」

在尚恩的內心深處，遠離他嘻皮笑臉的外表，遠離他隨著長長罪狀而增長的不安，有一撮微小的意識正深切恐懼地看著訴訟程序進行。

*這不可能是真的。真正的現實不可能是這樣。*

法官繼續宣讀對他罪狀的裁決，尚恩心中的那個部分嘗試否認這一切，嘗試將眼前的景象歸類為另一個謊言或虛假的記憶。但那並不是。這是他的基石。這是他必須緊緊抓住的赤裸事實。

謊言被破除了，這個字詞終於浮出了表面：社會改造計劃。自治聯盟讓他遺忘了自己的罪行，並一層層地用強烈且正向的記憶加以取代。就連「社會改造計劃」這個概念和名詞也一起遭到深鎖、埋藏，直到他的心智將它與其他種種一起揭露出來。

這些謊言緊緊攀附在穩固且真實的事物上，塑造成他自己的記憶。讓他以為自己並沒有因為謀殺而被判刑，而是站在自治聯盟的最高領導人面前宣誓加入陸戰隊；讓他以為自己並沒有直接承受仇視他的群眾鄙棄，而是因為立誓服役而得到喝采。這美麗的假象經過仔細的塑造，直到幾乎沒有任何真相留下。

尚恩絕望地想要相信這場審判也是個謊言。但他的審判和他的基石擁有同樣的重量感與真相...不，審判結束了，這應該說是他的**定罪**。這全都是真的。

謊言消失了。被剝除了。

*是蟲族剝除的。警鐘在他僅存的意識中響起。*

法官終於宣讀完所有裁決：23 條罪狀，全部有罪。他質問尚恩是否想說些什麼，來替他的罪行減少一點兇惡天性，但這十九歲的少年輕率地張嘴大笑、亂吐口水並大聲咒罵；最終法警們將他壓倒在地，並以一個金屬裝置夾住他的下顎，讓他的嘴緊緊閉上。

那只讓尚恩的怒火更旺。他在地板上不斷地咒罵著模糊不清的粗話，法官則做出了判決。那是群眾們所希望的懲罰：死刑。

群眾不由自主地喝采。法警一面喝令維持秩序一面將被定罪的囚犯喬夫·尚恩拖出禮堂，要帶他去迅速地行刑。沒有上訴的機會，將在日落時行刑。

尚恩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。他心中殘留的意識哭喊著，要這記憶別再繼續下去了。他不想再次經歷同樣的事。*快停止。*

他們將他拖下運輸車。他們將他帶到一棟平凡無奇的建築裡。他們將他拉上一座保全電梯直達地底深處。

*快停止，拜託。*

他們逼他進入一間全白的房間，仍然戴著鐐銬。他們將他留在那裡過了幾個小時，不理會他的咒罵、威脅、尖叫，與即將步人行刑室所產生的驚恐不安。

他心中殘留的意識很清楚他不會被行刑。他清楚自治聯盟覺得他還有用。他清楚不久後，軍隊的壯漢就會過來，把他拖到掛有自治聯盟紋章的黑暗房間裡。他們會將他丟到其中一個很可怕、很可怕的管子內。然後會覺得痛苦，他的記憶將會改變。

那將是他真正的結業儀式，也是他加入自治聯盟服役的真正就職儀式。他在腦中哭喊求救。什麼都好。

不久，真的來了。

一名身穿全套戰鬥裝甲的陸戰隊和他一起站在那全白的房間裡，用無神的雙眼凝視著尚恩。光線很奇怪。他的雙眼似乎在發光。

兩個尚恩在沉默中互相盯著對方很長一段時間。

「讓我們幫忙，」有著尚恩臉孔的陸戰隊說。

「你們是誰？」尚恩啞著嗓子說。

「我們是你所能成為之物。」



尚恩還記得在禮堂窗戶外看到的景色。他還記得那無窮無盡的蟲族。「要怎麼做？我要如何變得和你們一樣？」

「開口要求。」

「不。」

「讓我們幫忙，」那個陸戰隊重覆說。

「我不想要那樣的幫忙，」尚恩說。

「你想要的。我們曾經在你族類裡看過和你一樣痛苦的人類，」那個陸戰隊說，「經常看到。你們的領導者似乎喜歡這樣做。」

尚恩感到無助。他的罪行被批露在非人生物的面前，而從牠們的觀點來說，這些罪行被稱之為痛苦。「我所做的事是無法被原諒的。」

「我們接受。」

這個宣言出乎尚恩意料之外。「什麼？」

「我們接受。」

「你們想要和我一樣的人？」那聽起來像是個拒絕的好理由。

「我們接受，就像牠們也接受過我們。」

尚恩吐了口口水。他被銬住的雙手無謂地用力顫抖。「自治聯盟並沒有接受我。他們改變了我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尚恩能聽出這句話的兩種意思：*是的*，自治聯盟改變了你，還有*是的*，牠們會接受你。

尚恩將雙眼緊閉。另一個深鎖在社會改造計劃之下的概念浮現了。他還記得畸形的陸戰隊笨重地和蟲族走在一起，手上拿著槍，身上長滿觸角，沒有殘留任何人性的跡象。這是被奴役。

被感染。

嶄新的恐怖佔據了他的胃。尚恩，一等兵喬夫·尚恩，曾親眼見過他們。他曾經與他們戰鬥。他曾欣羨地看著火焰兵們將他們燒焦。受感染的陸戰隊並無特別可怕之處。他們只不過是蟲族。自治聯盟砲火的目標。社會改造計劃不允許他將他們當成其他任何事物。

一等兵尚恩和受感染的陸戰隊交過無數次手，根本懶得去記到底有多少次。一等兵尚恩每次都取得了勝利。

他想不出要轉換陣營的理由。

「我們接受，」那個陸戰隊重覆說。

「你們並沒有接受他們；你們殺了他們，」一等兵尚恩說道。

「是*你*殺了他們，」那個陸戰隊說。從字面上來說，牠們說的沒錯。一等兵尚恩曾親手開槍，殺死了許多那種怪物。

「他們早在我見到他們之前就已經死了。」

「不。」

「你們將他們轉變成了……你們，」尚恩說。

「是的。我們接受，」牠們說。

「狗雜種。你們……」尚恩停下來不說話。他先前說過的話回盪在他的腦中。*牠們轉變了他們*。「他們並沒有轉換陣營。他們並沒有選擇。你們俘虜了他們並轉變了他們。」他的胃在翻攪。

「他們做出了選擇。」

尚恩幾乎沒聽到那陸戰隊所說的話。他終於整理出了頭緒，說道。「那麼你們一定也俘虜了我，」他的聲音只有些微的顫抖。

那個戴有尚恩臉孔的蟲族陸戰隊並沒有回應。

「我現在在哪裡？」尚恩問道。沒有回應。「我是被俘虜了嗎？把我叫醒。讓我看看。」

「不。」

我被俘虜了。尚恩讓自己保持冷靜。他所看過的受感染人類都很畸形。除了兩條手臂和兩條腿以外，根本認不出來是人類。蟲族用未知的方法拘束了他的心智、把他困在自己的記憶之中。在此同時，他知道牠們對他的身體動了什麼手腳。

也許他早已成了牠們的一員。但也許還不是。尚恩只能這樣想。也許還不會太遲。他必須逃走。如果牠們將他埋葬在記憶中，沉睡不醒，想逃脫是不可能的。他必須說服牠們喚醒他。「讓我看看，」尚恩說。

「不。」

「快答應。」

「在你讓我們幫忙前辦不到。」

「不，」尚恩說。

那個陸戰隊站著沉默了一會兒，那熟悉的壓力忽然回到了尚恩的腦中。那只是最輕微不過的頭痛，和之前的極度劇痛根本不能相提並論。那股壓力似乎搖搖晃晃的，路線歪斜，找不到站穩腳步的位置，彷彿有人用麻木的手指摸索著他的心智。

尚恩露出了微笑。那根本不算什麼。他能一直承受下去。「呃喔。沒用了是嗎？真奇怪，感覺好像你傷不到我了。」

那個陸戰隊沒有回答，而尚恩大笑了出來。「少了那個社會改造計劃的幫忙就沒辦法和我的頭腦連結了嗎？你們能把我困在這裡，但是你們沒辦法再讓我痛個半死了，對吧？」

「讓我們幫忙，」那個蟲族陸戰隊說。

「你們這群愚蠢的狗雜種，那句臺詞早就沒用了。你們就是這樣讓陸戰隊們崩潰的嗎？將他們推到瘋狂的邊緣，坐等他們驚慌失措？」尚恩瞪著他的複製體。「我敢打賭，去除社會改造計劃所造成的那種劇痛是個很容易讓人墮落的誘因。然後你們就剛好等這個機會，趁機提供友善的援手。還敢說『讓我們幫忙。』去死啦。」

那個陸戰隊保持沉默。這對尚恩來說剛好。他還只是在熱身而已。「你們差點把我的腦袋撕成了兩半。你們差點殺了我，但我把你們攆了出去，自己接管了一切。」他語帶嘲諷。

「我這樣是不是很不尋常啊？這讓我變得很特別嗎？」

那個陸戰隊終於回應了。「不，其他人也是那樣。」

「需要我們的合作，對吧？不能直接把我們壓扁嗎？那樣會造成太大的傷害，不是嗎？你們需要我接納你們。」尚恩大笑。那感覺真好。終於，他佔有了一項優勢。「猜猜怎麼著？我可不會合作的。絕對不會。你們已經失去了機會，你們拿我沒轍。殺了我，或是讓我醒來再談。選一個，我都可以。」

那個陸戰隊盯著下方的地板。他……牠們似乎在思考。過了很長一段時間，陸戰隊發光的眼睛再次升起與尚恩對視。

「你是逃不出去的。如果我們想的話能強迫你就範。」

「如果你們辦得到，你們早就那麼做了，」尚恩說。

「我們還是辦得到。」那非人類的雙眼直視尚恩的雙眼，然後他聽到那陸戰隊的聲音，他自己的聲音，轉變成冷峻的異種聲音。所有的人類偽裝都消失了。「但我們沒必要那麼做，」牠們說。「你想要在這裡待多久都可以。」

那個陸戰隊突然不見了。只有尚恩孤獨地留在那白色的房間裡。

他在那裡待了數個小時，那個蟲族並沒有回來。自治聯盟的法警過來，把雙腳亂踢、大聲喊叫的尚恩拖到社會改造計劃的實驗槽內。

科學家們開始枯燥的工作。

透明的管子閘門關了起來；痛楚終於開始，尚恩大聲尖叫，但法警與科學家們都沒有理會他。他比殺人犯還要糟，是個純粹的人渣。

痛苦在他的腦中脈動。種種記憶在他腦中快速浮現又消逝。

尚恩無法控制它。他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。他的一生在他不斷敲打咒罵的同時如走馬燈一般閃過。

現在他明白了。科學家們檢視了他的記憶，將其分門別類，找出最痛的那段記憶，然後強迫他全部重新經歷一次。在那之後，才去更改記憶。

他眨了眨眼。他們又從頭開始了，這一次帶著強烈的痛苦。

八歲的喬夫·尚恩往後跌倒躺在地上，頭昏眼花、鼻血直流。

他的父親大吼，要求他道歉，還緊握著拳頭。喬夫一次又一次地道歉，為了一張他不小心弄壞的椅子。他的頭陣陣作痛。

一等兵尚恩並不只是回想起這件事；他正在重新經歷它。他的思緒混亂。他的舌頭感覺到遲鈍與麻木。他左下顎的幾顆牙齒鬆動搖晃。他能聞到父親呼吸中那股強烈刺鼻的威士忌臭味。他聽到年幼的自己口齒不清地再度道歉，然後感覺到那作為回應的一巴掌。

他父親想要的是更誠懇的道歉。「真心地跟她說你非常抱歉，」他這樣講。

別笑，一等兵尚恩哀號著。那男孩聽不見。在恍惚中，八歲的喬夫無懼地笑了。「媽媽已經死了，而且她一定很討厭那張椅子，」那男孩傻笑。

他父親的拳頭從空中呼嘯而來，記憶頓時變得模糊不清。一等兵尚恩聽到喬夫兩根肋骨斷裂的聲音，然後腦中感受到加倍的疼痛。當男孩終於醒來時，他的思緒已經混亂不堪。恐懼不知去向，取而代之的是憤怒與痛楚。他的心跳聲在他耳中激盪。汗珠從他的額頭上冒出。

他的頭感覺就像要從頭骨的隙縫炸開來。

他的父親睡著了，或者是昏過去了。那不重要。喬夫已經站在臥房門口，看著他父親的胸口起伏一段時間了。他想過要從廚房拿一把刀，或是找出他父親那把銘金屬鑲邊的「克普魯特製」左輪手槍。

他的父親打了一個嗝。酒精的氣味從房間內飄了過來。

八歲的男孩腳步不穩地走到廚房，並第一次注意到桌上那瓶快要喝完的烈酒。他曾聞過那深琥珀色的液體。他曾想過這件事。一等兵尚恩木然地沉默著。

當喬夫作出他的決定時，他走回到他父親的臥房，並將酒瓶中剩下的酒倒在那熟睡之人的胸口上。

不。一等兵尚恩試著要逃到另一個記憶中。不管是什麼都好。他甚至試著逃回社會改造計劃的過程中，逃回他被定罪的時候。他會樂於接受那種疼痛，但是他並沒有成功。牠們要逼他重新經歷每一段悲慘的時刻。

當烈酒灑濺在身上的同時，他父親還哼了一聲並舔了舔嘴唇，但是他沒有醒過來。喬夫在他父親的尤摩捷劣質雪茄旁邊找到打火機，並彈開了蓋子。他將舞動的橘色火焰舉高在他父親身體的上方並凝視著。然後他將它扔下。

火勢蔓延緩慢，這點令喬夫相當訝異。他父親從頭到尾沒醒來過，這點也同樣讓他訝異。煙霧瀰漫了整個房間，衣物與肌肉燃燒的氣味讓喬夫感到反胃。他蹣跚地走到室外，看著火焰擴散到整間房子；當他想起三個月大的妹妹還在她臥房中睡覺時，已經太遲了。

他沒有救她，試都沒試。他只是呆坐著，將頭埋在雙掌中，從指縫間窺視著扭曲的火焰。

尚恩眨了眨眼。他又回到了再社會化的鐵槽內，痛苦地尖叫。現實再一次變得遙遠。

*拜託快停下來。*

他的記憶往後跳躍了十年。十八歲的喬夫·尚恩假稱有免費的毒品，將一個年輕女孩引誘到他的垃圾屋公寓去。女孩早已因為吸毒而神智不清，遊說起來不怎麼費勁。幾分鐘後，她就打起了瞌睡，神遊在毒品造成的夢境之中，她的雙眼在眼皮下游移不定。尚恩就是在等這一刻。

一等兵尚恩並不只是回想起這件事；他正在重新經歷它。尚恩的期待就是他的期待。尚恩的愉悅就是他的愉悅。那比他所能想像到的更加可怕。

*快停下來。*一等兵尚恩知道接下來會發生的事。他想轉過身去。他不想觀看。他在腦中呼喊求救，但是沒有用。他無法眨眼，除非十八歲的尚恩眨眼。他無法轉過身去，除非尚恩這麼做。

「讓我們幫忙，」一等兵尚恩聽到一個聲音說。

尚恩看著她的胸口起伏很長一段時間了。他還掀起她一邊的眼皮，直視她渙散的瞳孔。她沒有醒過來，尚恩著迷了。接著他點燃了火焰。她終於醒來，睜大雙眼，兩個蒼白的圓圈顯露在突如其來的橘色火光中。

火勢蔓延時他仍待在近處。她的尖叫在他耳中歌唱。他的雙眼隨著她身形扭動的景象起舞。

一等兵尚恩想要醒來。他掙扎著想游出意識的表面，卻感覺心智撞上了天花板。蟲族要將他困在下面。

「讓我們幫忙，」一個聲音說道。

尚恩將身子前傾，靠近女孩；他的皮膚開始起水泡破裂。他深深地吸了口氣，他渴望那種氣味。這世上再也沒有其他東西能與之比擬，這種氣味總是如此新鮮，活生生的生物在自身的汁液中烤熟的氣味。

他沉醉在這香香甜甜的氣味中，並強迫一等兵尚恩與他共享。*多麼甜美的滋味*。那是糖變成焦糖的氣味。每個人氣味都有些許不同，但又總是相同。

一等兵尚恩一次又一次地從天花板彈回，每次衝撞都伴隨疼痛，但他已不在乎了。

「讓我們幫忙，」一個聲音說道。

她的尖叫猛地停止了，但她微弱的掙扎仍持續著。一陣新鮮的刺鼻氣味充滿了房間。火焰以嶄新的活力燃燒了起來，而尚恩露出了微笑。喜悅與歡愉侵入了一等兵尚恩的內心。他試著要抗拒。他試著要去討厭這種感覺。

但他很清楚他在對自己說謊。他愛死它了，每次都是這樣。

「讓我們幫忙，」一個聲音說道。

一個身穿全副戰鬥裝甲的陸戰隊出現在十八歲的喬夫·尚恩面前，身後被熊熊火焰點亮。尚恩深深直視那個人發光的雙眼，然後眨眨眼。

\* \* \*

大約在半公里外，有兩棟建築仍在起火燃燒，但最後的尖叫聲早已沉寂。在空中、在地面，蟲群穿過人類哨站的殘骸。厚重的蟲苔無止盡地擴散，舔舐著死去敵人的屍體，迫切地試著將其包覆住並占為己有。

在漂浮的王蟲陰影之下，一個蟲群成員精疲力盡地跪了下來。這個生物穿著自治聯盟陸戰隊裝甲，鋼板勉強地覆蓋著那早已扭曲的人類形體，觸手與巨大的贅生物從缺口間擠了出來。



發光的雙眼從該生物的頭盔內側向外凝視。牠的呼吸穩定但沉重，身上煙霧繚繞。那個生物嗅了一下然後哼了一聲。那氣味並不十分香甜。

在附近，一隻異化蟲跳著越過自治聯盟亡靈戰機的悶燒殘骸，然後飛快地停下。這隻四條腿的小生物抬頭看著那較高的生物，鐮刀般的下顎愉快地在牠利齒橫陳的笑容中碰撞出聲。

那兩條腿的大生物往下望，並滿意地深吸口氣。蟲群贏了。結束了。

牠眨了眨發光的雙眼。